



展能藝術新星系列
之聽不到的節拍

若沒有遇上藝術，不少殘疾人士都怯於越過疆界，猶幸上天奪去他們一部分，卻並未摧毀他們尋夢的力量。舞台燈亮了，藝術成為殘障者連接外界的通道，聽不到節拍的聾人以心代耳，踏着舞步只為守住一個初衷：站不穩台位的演員放棄依賴輪椅，全因戲劇讓他找到了堅持前行的理由；看不見曲譜的樂手背熟音調，花上數倍時間練習只求跟職業演奏家更靠近。政府將於今年第四季推出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，助有潛能者一展所長。新星正悄然地綻放光芒，本報將一連三集專訪展能藝術家，見證他們踏上閃爍之途的歷程。

記者 李卓穎
攝影 梁譽東

學習十年有成 感激夥伴扶持

聾人以淚隨節拍 無聲舞蹈跳出框框



■舞蹈成為聾人黃耀邦(Jason)跟外界溝通的渠道，他盼望身體力行培育更多新晉聾人舞者。

外國接受度較高 港欠支援待遇低

外國對聾人舞者，甚至聾人導師的接納度較高，反觀本港的聾人舞者難尋支援，難料日後會否有下位新星冒起。

擁有逾十年教學經驗的Rubee，是與Jason一同創辦舞蹈學校的拍檔。她留意到不少年輕一輩，追隨Jason成為新一代聾人舞者，惟能在藝術圈內成名的人有限，欠缺資源進修學習者佔多數，「聾人環境不好，尚為中學生的孩子連學舞都有困難，若欠缺支援的情況持續下去，圈內有可能出現斷層。」



■創出無聲舞蹈的Jason於一六年成為再生勇士。資料圖片



■Jason於一〇年創辦森林樂聾人舞蹈團。力雖聽不見也能起舞。受訪者提供



■曾赴美學舞的Jason從舞蹈中尋獲活力、生命力和追夢的力量。受訪者提供

活在無聲的世界，聾人舞者黃耀邦(Jason)感受來自地板的震動，心裏一下一下數拍子，自信地抬頭起舞。習舞十年，他比常人揮灑更多汗水、淚水追趕節拍，就算遇上溝通障礙，學習權益被忽視，亦無法叫他放棄跳舞。因着舞蹈，讓他不甘躲於邊緣，「失去聲音，不代表失去夢想，我還有眼可跟着舞步，有手腳可舞動，人生只有一次，我必須相信我可以。」

六歲失聰「聞」歌起舞

音樂，並非天生跟長於聾人家庭的Jason絕緣。他還記得，兒時曾跟健聽的姐姐手聽電話，亦有印象自己不時坐在鄰居家門前，偷聽隔壁叔叔播放歌手張國榮、劉德華的熱播金曲，但隨着三歲的一場高燒，Jason聽力開始下降，其後更於六歲時失聰。他憶及童年，通過手語翻譯員說：「小時候我很怕聽到救護車聲，但原來最可怕的是一下子甚麼也聽不見。」

即使失去聽覺，但Jason對聲音的觸覺沒有因此消失，反讓他對聞歌起舞的渴求日趨強烈。當他以高音量播放跳舞短片，仍可感受到音效的震動；看演唱會、跳舞片及電視節目時，歌星舞者有力的舞姿教他震撼，心中就有一把聲音，千呼萬喚叫他跳出世俗的框框，「健聽者可以跳舞，我雖跟他們溝通不了，但若以身體語言、動作表達出來，不就讓人明白聾人同樣有能力嗎？」

調高樂聲感受聲波震動

聾人跳舞，先要熟悉舞步，再把音樂聲調高，不是為了聽，而是用以感受地板的聲波震動，同時輔以燈光和內心數拍子。跳群舞時，聾者若拍子稍慢，可靠健聽同輩提點；掌握音樂感情，則靠理解歌詞，好使無聲勝有聲。

以上心得來自Jason日積月累的經驗，惟無聲舞蹈於十年前的香港，猶如癡人說夢。當初他跟一班聾人朋友通過比賽贏得一期免費跳舞班，可是健聽導師講解速度太快，上堂沒手語翻譯，聾人就算懂得讀唇亦來不及理解，無人會停下來講解歌詞內容，結果一堂完結了，聾學生似乎甚麼都沒學到，「健聽同學學得很快，但我們很慢又落後，所以不少朋友半途放棄了，覺得沒法做好，很自卑。」

同伴離開了，唯獨Jason不肯放棄，堅持自己付錢補習也得繼續學下去，每一堂他更留意身旁同學的動作對準拍子，決不放過所有細節，用心記下回家再苦練。這些年Jason一路走來付出的練習時間，比健聽舞者多上兩三倍，曾跳到了累，哭了，但伴隨舞曲躍動的心跳聲，不斷提醒他為何無法割捨的愛，「跳舞給予我活力、生命力，以至追尋夢想的能量。」

赴美深造 成立聾人舞蹈團

聾人成長路上屢屢碰壁，踏入職場只敢追求微薄待遇，有能力平穩度日已算不錯，但Jason不止一次問自己，「如此走下去，

甘心嗎？」答案

顯然是拒絕平凡，否則他不會於一四年取得獎學金後，狠下心放棄其他聾人夢寐以求的政府工，遠赴美國著名的百老匯舞蹈中心深造一年，更不會在學校沒長期為他安排手語翻譯員的情況下，誓以法律途徑追討權利到底。

「若我是健聽者，肯定不會選擇跳舞，可能跟普通人一樣生活就算，但如今我有一個初衷不能忘記。」Jason想起一〇年他和聾人朋友在尖沙嘴的演出，原本反對兒子跳舞的父母首度觀演，看見群起支持的觀眾，終願改變想法。同年五月他成立森林樂聾人舞蹈團後，父親未及多番幾場表演，已不幸於年底離世，「爸爸臨終前跟我說，就算我是一個聾人，都希望我持之以恆的努力，做個成功的聾人。」

走在荊棘滿途的舞動之路，他感激途中遇到的好夥伴，「美國學舞時，我跟學校糾纏了三個月才成功爭取專業手語翻譯員伴讀，此前全靠一位懂手語的同學幫忙翻譯，將課堂內容、身體動作及表達形式抄在筆記給我。」後來正式課後的翻譯員，於Jason完成學業後送上一本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，將他喻作跌宕不止也敢於繼續前行的愛麗絲，「令我很感動。」

成為再生勇士責任更大

隨着森林樂的演出經驗增加，加上Jason於一六年成為再生勇士，外界更關注聾人舞者，如今他站在舞台上，背上的責任變大，不再純粹為自己起舞，實盼為聾人社群聚集更多光芒。數月前他兩位健聽導師，開辦了全港首間針對聾人需要去布置的舞蹈學校，特設會震動的地板，輔助數拍的射燈，還有可供投映樂曲歌詞的屏幕。

昔日沮喪地離開舞室的聾人，終於尋到一間讓他們重新起舞、被舞蹈改變的人生，不止有重拾自信的學生，還有醉心為聾人和健聽者全職教學的Jason。負責授課的他，再無初期學舞的迷茫，「曾經每走一步我都跌倒，但撞板經驗成為養分，有日終於張開變成一對翅膀了。」聽不見節拍，又如何？



■早前Jason接受歌手許志安邀請合拍手語舞MV，以此體現傷健同行。受訪者提供